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會稽章學誠 實齋著

申鄭

按後答客問上舊黏箋云此續通志敘書後卽上申鄭篇應將上篇改題云云頗疑續字費解且原目亦未便逕易因附原箋語於此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

家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而學者誤

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

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攷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

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

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

徒以詞采爲文者據爲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

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二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

通史家風而自爲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

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羣言爲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
疎略裁翦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其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
吹劍之一映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
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爲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
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製鴻編卽以義類明其家
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爲
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
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
魯趨蹠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
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
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
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

金匱之藏及世本牒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亾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掇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卽後世考據家之所尙也文卽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天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旣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卽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史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爲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

爲者而爲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並稱於時而通考之疎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庸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臨十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此論也其後學者頗有訾警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豁然悟淨議頗有推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比由家要旨不盡爲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二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

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
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啻謂無失矣
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一而造
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台變心義無旁出曰定名家
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
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三者
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盛物是則所謂整齊
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舊例宜其編墨以待
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述之論乎易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文時勢變而所圖見而
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爲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爲然哉班氏以
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

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
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
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不
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唐後史事絕而著作無名家後人不
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
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文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
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
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羣怪聚異者自牽引爲言詞譬若編類
見冠服不與齟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以此
此也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
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卽器而道

曰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爲損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無異者相去不能以寸馬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之徒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爲瑣瑣馬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疎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而勝也

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攷索也易曰不可爲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馬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託熊蛇魚旒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旣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得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毫髮目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目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目目見之不足爲雷霆山岳其可乎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見之

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沈潛聖經而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言夏而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於職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為能為良亦能行其道而不相為背者也使伏鄭其注一經必有折柱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音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傾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駙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學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准而今之學士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焉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

議論而不求成功矣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
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
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
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莠草是以職官故事案
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亦不可實尊彝而比次
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亦可於釐盞
而糞土不可登蠶蠶理至明也古人三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不
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以茲今而行
遠也於是更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說經以之爲憑而待
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行之者亦自標
名爲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然真與博三不敵
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並而必以

范蔚宗書爲正宗則集眾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中或不一
綴屬又明矣自是以來源流既失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定以
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志不足
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爲道又有未盡也且其
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且因史志而畧集其論議易於
折衷且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標一決外之
意而奄然媚世爲鄉愿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
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其
作源流之無似此嘔啞嘲哂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旣聞命矣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擬
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章子曰斯非貶辭也有璞而後施雕有質

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夫子未刪之詩書未定之
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
者矣李燾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
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以是知比
次之業不可不議也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
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
述先獵羣書以爲薪爇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
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
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
爲薪爇則辨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鉤元
提要達於大體而已比次之業無有如是之不同作者之旨亦自
隨宜之取辨而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

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劫堂之水

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夫文帝春秋

年壽也具於別錄臣瓚注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新豐詳

於劉記西京雜記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漢賦而遷固二書未見采

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后懿行

盛稱魏書哀牢之傳徵於計吏見論衡先賢之表著於書初而陳范

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私有待作者之公也然而經生習業遂

纂典林辭客探毫因收韻藻晚近流瀆之習取便檢各局免園

私冊以供陋學之取攜是比次之業雖欲加糟粕異土真美化朽

腐而出神奇何可得哉夫村書俗學既無良材則比次之業難於

憑藉者一矣所徵故實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滿其本質以致與

者甯習原書怠窺新錄則比次於憑藉者一矣比

本非著作而彙收故籍不著所

一似已所獨得使人無從

徵信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

二矣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

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

作覽所自天去取則比次之業難

於憑藉者四矣圖繪之學不入

史裁金匱之文則徵目錄後人考

核徵信無從則比次之業難於

憑藉者五矣書口之書已成編

不為采錄大凡預防亾逸而聽

其孤行漸至遺忘則比次之業難

於憑藉者六矣拘牽類例取足

成書不於決擇之外多方購備以

俟作者之辨裁一目之羅得為

無日則比次之業難於憑藉者七

矣凡此多端並是古人未及周詳而後學之所永悉苟有志於三

月聚糧則講習何可不豫而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感器豈以

作者自命不肯為是筌蹄嚆矢之工程剽歆所謂挾恐見破之私

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者也術業如何得當而著作之道可留

得正乎

答問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已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曰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已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爲文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爲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